

# 豫北获嘉杨庄木版年画中的集体记忆

张瑛

河南科技学院

**【摘要】**“年”、“家”这两个复函希望与生机的情结俗念，一直氤氲在东方大地上生活的俗民的集体记忆里。“年画”作为一种物质的家装承载，承载着非物质的东方民族民俗艺术的“年文化”，以静止的家装艺术形式描绘着东方俗民的记忆百态。地处豫北获嘉的杨庄木版年画，作为现存的“活态的”木版年画，以豫北区域民众喜爱的题材——神像年画“神轴”与牌位年画“祖宗轴”为主的形式描绘着豫北区域民众在神灵崇拜与祖灵崇拜的集体记忆。

**【关键词】**杨庄木版年画；神灵崇拜；祖灵崇拜；集体记忆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0.03.368

## 一、获嘉杨庄木板年画的记忆“源流”

杨庄木版年画以色彩明快、线条粗犷、构图饱满的独特艺术风格广泛流传于豫北地区，影响波及华中、华北数省区<sup>[1]</sup>。杨庄木版年画主要制作题材有常见的七十二全神、天地全神、八仙图、仙爷画轴等，稀有题材有水里求财（葛仙公财神），保小儿健康的张仙射狗画以及火神爷、出山老母等<sup>[1]</sup>。杨庄木版年画的制作工序和技法可分为画稿、勾线、雕刻印刷、人工彩绘、装裱等几道工序。制作方法主要采用木版印刷（即木版水印套色），又采用人工填色重绘（即加工描绘）的方法<sup>[1]</sup>。杨庄木版年画雕版用线以大刀阔斧，挺拔劲健为主要特征，阳刻为主，兼以阴刻，并运用黑白对比的表现手法，发挥刀味木趣的自然效果，刚柔相济，呈现出古朴稚拙的传统风格。贴金成神的供奉习俗是杨庄木版年画一个较为突出的地域艺术特点。

在1925年，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完整提出的社会心理学概念，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sup>[2]</sup>。一个“记忆的场所”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sup>[2]</sup>。杨庄木版年画显然就是豫北区域民众群体的一个“记忆的场所”。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照镜镇樊庄小杨庄曾是年画之乡，根据杨庄木版年画留存下来的少量古版考证，其起源应始于明末清初，清中期达到鼎盛。由其产地的自然村杨村而得名“杨庄木版年画”。杨庄木版年画现已收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拾零卷》，并于2011年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传承人为张同瑞老先生。

调查表明，直至20世纪60年代杨庄木版年画仍以蓝、郭两姓为主要传承。现传承人张同瑞娶妻蓝素珍传承岳父蓝永秀全套技艺称第八代，传承谱系不详。据蓝氏传人蓝云祥称，自祖辈起从事木版年画制作多受本庄郭桂章（音）指点。据郭姓传人郭桂章（音）讲，由他上推四世即在获嘉城内制作与经营年画，其伯父郭云彩（音）师承精于三蓬天四

蓬天天神轴的山东画师刘柏林，技成出师手艺高超享名远近子孙传承。据此口头证据所知杨庄木版年画起源指向山东。

距离小杨庄数里地的南阳屯有一个以“瑞兴和”为名号的刘姓木版年画世家，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山东人刘元肩挑木匠、绘画工具一路制作，来至获嘉南阳屯定居，刘家现存木箱传为其用。2013年获嘉木版年画正式入选郑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即为定居郑州多年的“瑞兴和”刘姓传人刘尊林。

刘氏年画与杨庄木版年画同为神轴，品类相近，而刘氏年画则更为历史悠久传承有序。两支年画地理位置接近，且年画制品流布规模巨大，这就落实了历史上获嘉曾为豫北乃至中原地区木版年画制作集散中心的地位。刘氏年画由鲁至豫，虽其传承人刘尊林否定了与杨庄木板年画技艺传承关键人物山东画师刘柏林的“鲁籍刘姓”直接关系，但“杨庄木版年画源自山东或于明清时期由南阳屯传入”的合理性颇大。

追源溯流，由豫至鲁，从豫北获嘉至豫鲁古道上的滑县李方屯，沿黄河东溯至山东潍坊、杨家埠、高密。以此线向外围扩展可至豫、鲁、冀、晋四省。

## 二、豫北民众在神灵崇拜与祖灵崇拜的集体记忆

华夏民族从原始社会至阶级社会，神灵崇拜的发轫从最原始的“自然崇拜”起，由崇拜“地母”至崇拜“天父”，直至自己氏族祖先的灵魂也成为神灵时，民众的神灵发展思想也历经完成。先民的神灵崇拜思想大多源自于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祈盼，杨庄木版年画的主要题材“神轴”与“祖宗轴”作为神灵崇拜与祖灵崇拜的载体，在农耕社会正是迎合了豫北地区民间信众神灵崇拜的需求，展演出了多种百姓喜爱的神像与牌位画种。

获嘉民间流传“杨庄的老爷”、“位庄的香”、“石佛的糖”为当地“三大有名”。即杨庄画老爷神轴，位庄产祭拜用香，石佛做祭灶芝麻糖，这“三大有名”均与当地民间传统信仰有关。当“供请老爷神轴”，“焚香祭拜”，“祭灶吃麻糖”的三个画面逐一展开时，在我们脑海里呈现的是一幅生动的中原地区的“年”的形象。拜奉神灵、祭奠先

祖、麻糖祭灶王，这三者任选其一，无一不是根植于华夏儿女基因里的集体记忆。“年画”作为富有重彩的年俗符号，在俗民的春节神灵崇拜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杨庄木版年画扎根于豫北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画稿、雕版、印刷到彩绘，都是乡村劳动者在农闲时手工操作，按农民传统爱好的造型配色习惯而研制的<sup>[1]</sup>。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修炼、提高、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题材。具有代表性的神像年画“神轴”在以道为体，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又融合当地的民间传说，在“众愿成神”思想与创作者自身的神灵崇拜进行多维度融合，使杨庄木版年画成为神灵文化衍生发展的民间文学活化石。牌位年画“祖宗轴”即为族谱，是以“轴画”为形式的宗族姓氏先祖牌位纪念物。结合豫北地区过年春节时期祭拜神灵与祭拜先祖的民俗活动，在年复一年的“请”与“送”中，有力地卷展着。

杨庄木版年画从销售区域来看，西至武陟县木栾店、焦作王封和博爱县，东至新乡县小冀，北至滑县的道口、清化镇和辉县、汲县（今卫辉市），南至黄河边，都会看到杨庄木版年画的产品<sup>[1]</sup>。受地域习俗影响，各地群众喜爱的木刻年画品种样式也不尽相同：获嘉县的中和、亢村及向南到黄河边一带群众，偏爱四层的关爷全神轴、大三蓬轴年画；黄河滩里的群众原阳县黑羊山一带群众，偏爱画幅较小的小三蓬神轴；汲县、滑县一带偏爱七十二全神、老仙爷神轴；博爱人喜爱老仙爷神轴；辉县群众则喜爱“改乔四蓬”神轴年画。

进入现代社会，华夏民族在科技推动生产变革的进步中，精神层面的认知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年俗祭拜活动中，对于传统的神像年画“神轴”的祭祀崇拜逐步在衰落。而对于牌位年画“祖宗轴”的祭祀崇拜，上溯至夏商周的祭祖礼制，至春秋时期孔子所著《孝经》，至汉代的“察举孝廉”，至隋唐时期的“祖庙”，至宋代祭祖的繁仪缛节，至明清以后的宗祠家祭，无论是怎样的表现形式，传统的祖灵崇拜核心是一致的。

### 三、获嘉杨庄木版年画张贴与祭拜习俗的“家庭记忆”

据获嘉杨庄木版年画传承人张同瑞口述，杨庄木版年画据题材和功能不同，在家庭门户里的张贴与祭拜习俗有自己的讲究和禁忌。

张同瑞：“牛马神过去挂在牲口棚里，马槽和墙上，挂在上手（右边）。四蓬天、七十二全神在堂屋中间。灶爷在伙房。保家仙在卧室里边。挂的时候挂前后墙，不能挂山墙。挂哩时候也有说法，挂不对喽，也不好。钟馗一进大门，照着大门挂。桃花姑娘说不清，都是给民间办好事嘞，要是不显灵，民间会敬她？祖师位不小。周公桃花都是给祖师爷办事嘞。张仙射狗挂在里屋，保护小孩哩，不用看好儿

（日子），也能挂在山墙上。农村里一办事（结婚），都挂个送子观音。”

“咱这门神不画，钟馗坐影壁墙，照着大门，钟馗降妖辟邪，两边对联是‘唐朝忠良将，当代正直神’供个香炉，枣馍花。门口钟馗对联有的是‘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横批是‘勤俭持家’。院里边堂屋门（右侧）上手没窗户的墙上，有嘞挂玉皇天兵天将。堂屋正中间挂全神，两边挂八仙，过年时候敬祖宗牌位在全神的手下（左侧），年三十供，过去十六收喽，全神的上手（右侧）挂观音，老灶爷挂在伙房，灶的对面。保家仙挂在堂屋右侧卧室不是山墙的墙上，保家仙有仙爷、仙奶、仙叔、仙婶、仙姑娘，有咧家里是三个仙姑娘。张仙射狗，一般挂在堂屋西侧卧室挂上手。要是娶新媳妇喽，挂个观音送子啥嘞。火神是烧窑嘞，做饭嘞，火里求财嘞，敬火神。西边免烧砖厂，我给他画嘞火神和财神，保他平安发财嘞。”

“烧香讲究‘神三鬼四’，神上烧三根，祖宗烧四根。供奉全神和老仙爷都是五碗，祖宗是三碗，肉嘞素嘞都能上。”

在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农耕社会，每逢新春佳节，祈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俗民大众的美好愿望。在家庭里将牛、马当做神灵绘成年画，张贴于牲口棚里“上手（右边）”进行祭祀与崇拜，彰显了农耕社会里辅助农业生产的牛、马等牲畜在俗民内心的高尚地位。这种对益于农业生产的牛马牲畜的朴实感恩之情也源自先民对于自然生灵的“原始崇拜”。

“四蓬天”、“七十二全神”等“神轴”主神像品种请挂于家中堂屋中间；灶王爷请挂于伙房，主事灶火饮食；钟馗坐影壁，正对大门，降妖辟邪；年三十请供“祖宗轴”，过了年十六恭送收卷；全神上手请挂观音同坐堂屋；办事娶新媳妇请挂“送子老奶”、“观音送子”；请“财神像”保发财平安……这些题材及张贴习俗在民间其他种类年画里也是不鲜见的，都隶属于民间以家庭为空间开展年画民俗的“集体记忆”。

“桃花姑娘”、“保家仙”、“张仙射狗”、“火神像”以及未引用传承人口述的“出山老母”这些杨庄木版年画特有的年画题材，显然是在豫北地区当地神话传说、地方神灵、人文信仰中所孕育衍生出来的。“张仙射狗”以关爱儿童为主要题材，这可能与当地原来狼叼小孩儿有关系，这种对孩童朴实的关爱情感表达在地方年画画种里是不鲜见的、稀有的。

### 参考文献

[1] 冯骥才. 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总序[J]. 民间文化论坛, 2005(01): 53-58.